

第二册



金庸著

卧龍記

潘十郎冷冷一笑，道：“是谁愚不可及，顷刻之间自有分晓。”

胡无法“哼”了一声，说道：“咱们江东五杰的手既已伸出来，就绝不会轻易收回去。”

潘十郎晒然道：“这是叫化子讨饭吃的绝招，名堂就叫‘乞儿伸手’，端的不同凡响之极。”

舒一照道：“咱们跟穷家帮的叫化子可没甚么交情，你少来这一套。”

潘十郎桀桀一笑，道：“今天我不想打架，以免大煞风景，你们还是走吧！”

胡无法道：“咱们若走了，你留在这里又有甚么打算？”

潘十郎道：“这是潘某的事，而等毋须理会。”

胡无法道：“你这厮人面兽心，还会干得出甚么好事来？”

舒一照道：“不要跟这畜生罗嗦，杀进去才是上上之策。”

正要冲入洞内，水莹儿已拚命拦住，叫道：“投鼠忌器，你万万不可害了岳……岳哥哥。”

白世儒嘻嘻一笑，说道：“一会儿叫玉哥哥，一会儿叫岳小玉，现在又叫岳哥哥了，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

常挂珠瞪了他一眼，道：“这两口子的年纪有多大了，你嘴里怎么总是不干不净？”

白世儒道：“这怎算是不干不净？我又没有说半句粗话。”

“我操你娘！”常挂珠道：“粗话不一定不干净，只要说得着时宜，一下子说七八百句也不打紧。”

白世儒冷笑道：“这才真是令人他妈的莫名其妙了，现在我才看得出，你这种老大简直有如吃屎的疯狗，根本不配站在我们的身边！”

胡无法连连摇头，道：“三弟言之差矣！常老大虽然又小器、又顽固，脾气又暴躁，兼且满身臭气，牙齿焦黄，脚甲藏垢，甚至往往无理取闹，一无是处，自以为是……”

岳小玉初时以为胡无法帮着常挂珠来对抗白世儒，但越听越感到好笑，心想：“赞人之词未出口，却已先打八十大板，把常老大打得脸无人色。”

果然，常挂珠也已忍耐不住了，倏地大声喝道：“醉猫子，你到底是在帮谁说话？”

胡无法道：“谁都不帮，只帮有理之人。”

常挂珠忙说道：“这句话说得好听，正是帮理不帮亲，你说，到底是谁说得有理？”

胡无法道：“两个都有理。”

常挂珠一怔道：“这是甚么意思？”

舒一照已哈哈怪笑，道：“老三这句话的意思，实在最简单不过，他分明是说有理即无理，既然你们两个都有理，那么也就等于是两个都无理啦！”

胡无法哈哈一笑，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鲍正行突然禅杖一挥，喝道：“放屁，这算是甚么手足兄弟？简直是无赖！”

常挂珠道：“你说谁是无赖？”

鲍正行道：“统统都是无赖！”

“照呀”胡无法忽然解下背着的大葫芦，接着振臂大叫道：“咱们都是无赖，都是他妈的乌合之众，甚么江东五杰，以后再也不要提起了。”

白世儒冷笑道：“这么说，咱们是要散伙了？”

常挂珠瞪着他，道：“散伙便散伙，你大可以回江东去，

找那个姓吕的婆娘，跟她自组一伙，就叫‘江东两个他妈的’好了。”

胡无法呵呵一笑，道：“‘江东两个他妈的’，这外号真不错，包管不出十天，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

白世儒怒道：“你们欺人太甚了。”

常挂珠冷冷的道：“是欺你太甚又怎地？”

白世儒更怒，疾声喝道：“我要你赔罪！”

常挂珠“呸”的一声道：“俺是老大，何必向你赔甚么鸟罪！”

白世儒喝叫一声，道：“你这种王八老大，白某早就瞧得大不服气，今天正要向你讨教讨教密底算盘上的功夫！”

水莹儿大急，忙制止道：“你们不要动手！”

白世儒怒声道：“咱们江东五杰的事，外人少插手！”

水莹儿也怒气陡生，说道：“岳小玉还在那恶人的手里，你们怎可以在这时候内哄起来！”

胡无法嘿嘿一笑道：“甚么岳小玉美玉的，关咱们江东群雄甚么事？”

水莹儿道：“但……但他是我师父的……的……”

她一急之下，声音虽然响亮，但却接续不下去。

常挂珠板着脸孔道：“他是武林皇帝的什么人，是不是武林皇帝的老子。”

舒一照道：“若是武林皇帝的老子，那么就是太上皇了。”

水莹儿摇头道：“这当然不是的，他……他是我师父的好朋友。”

舒一照怪笑道：“这可奇哉怪也，你师父已经是个几十岁的老头儿了，怎么居然会跟一个黄毛小子平辈论交？这种

事！又有谁会相信？”

白世儒道：“不要管这小妮子！干脆把洞里的小杂种干了，以免碍手碍脚！”

常挂珠冷笑道：“你不敢跟我打，就想找小孩童来出气，哼哼！”

白世儒大怒，立刻吼叫如雷道：“打！打！打！不跟你打的就是龟孙子。”

水莹儿正待再劝，却给胡无法笑嘻嘻的拦住道：“就让这两个狗杂种打个够好了。”

鲍正行“呸”一声，说道：“平时称兄道弟，到了这关头上却幸灾乐祸，真不是一个好人！”

胡无法冷笑道：“你又算是甚么正人君子了？去年夏天吕婆娘在瀑布水潭下洗澡，你却在附近探头探脑！”

鲍正行立刻胀红了颈子，道：“我只是在捉蟋蟀儿，可没故意去瞧那臭婆娘的身子。”

胡无法道：“瞧见人家清清白白的身子，还骂吕足金是臭婆娘，真没良心！”

鲍正行大怒，身形半转，反手挥杖直砸胡无法的脑袋。

胡无法仰身暴退丈二，已来到了山洞之中，鲍正行继续追击，丝毫不肯放松。

而在另一角，白世儒也已跟常挂珠动上了手，只见大摺扇奇招迭出，密底算盘更是招式劲疾无比。

岳小玉心中暗暗叫苦：“以为救星来了，谁知连救星也打得满天星斗，真是混天下之大账！”

潘十郎脸上却露出了喜孜孜的神情，心想：“浑人大内哄，倒省了大爷不少力气。”

只见江东五杰已有四人杀得难分难解，只剩下舒一照闲来无事，悠然地站在一边挖鼻孔。

水莹儿又急又怒，道：“你为甚么不去劝阻劝阻？”

舒一照鼻孔吸气，响起“嗤”的一声，道：“他们火并，干我甚么事？”

水莹儿说道：“他们都是你的好兄弟呀！”

舒一照道：“难道你是个聋子吗？咱们刚才已说得很清楚，从今以后，江东五杰散伙啦，咱们各自独立，再也不必连成一气，互相牵累。”

水莹儿道：“这是最愚蠢的决定，我不赞成！”

舒一照冷笑道：“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个黄毛小子，哼，待我把他杀了，免得为了他而神魂颠倒。”

水莹儿忙阻拦住他，但舒一照身形一矮，已从她身边窜进山洞之内。

舒一照号称玲珑妙手，一双手固然妙得出神入化，轻功本事更是同侪之冠，水莹儿只觉眼前人影一晃，舒一照已不见了踪迹。

他当然是来到潘十郎面前，同时大声叫道：“快把这姓岳的小子干了，免得水姑娘夜长梦多！”

潘十郎冷笑道：“潘某自有主张，几时轮到你来发号施令？”

“呸！”舒一照大吼一声，道：“我偏要对你发号施令，那又如何？”

潘十郎沉脸冷笑，道：“我偏不动他一根汗毛，那又怎样？”

舒一照怒道：“没你娘鸟兴，居然敢反抗老子的命令，看

掌！”

一声叱喝，舒一照的身子同时向前急冲，伸掌斜切潘十郎咽喉。

若在平时，潘十郎必会顾忌甚多，最少舒一照还有四个结义金兰的兄弟。

但如今，其余四人早已笼里鸡作反，在山洞内外杀得难分难解，舒一照只是孤军作战而已。

既是以一对一，潘十郎自然是挺有把握的。

潘十郎乃巨盗潘圣山之子，潘圣山早于五年前死于沧州大牢之中，但一身武功后继有人，终于“贼父出贼子”，而且后继者更成为了采花淫贼。

潘氏父子最厉害的一套武功，名为‘拈花十叠散手’，这套武学融会了黑白两道各门各派擒拿、点穴及内家重掌之精萃，再由繁化简，经过千锤百练，苦心研创后才能大功告成的。

潘十郎自恃有此奇功，自然不怕舒一照孤身来犯。

只见潘十郎身形飞闪，一出手就分点舒一照九处穴道。”

他出手实在灵活迅速，但舒一照的身形却也不慢，陡地人如风车般急转，先后将潘十郎九下点穴招数一一化解，同时还怪笑着道：“你不杀这小杂种，我杀！”果然一拳挥出，直打往岳小玉面门上。

潘十郎喝道：“你要杀，我偏不让你杀！”形势一转，他为了存心赌气，反而要出手保护岳小玉。

舒一照却忽然嘻嘻一笑，道：“淫贼，这次你上当了！”

潘十郎突感不妙，急速撤掌后退。

但他才退出五尺，一只金光湛然的大葫芦已向他迎头砸

了下来。

潘十郎心中一沉，反手格挡着大葫芦，但另一根浑铁禅杖也已击向他背心。

潘十郎面色倏变，忙将右足一滑，矮身避开禅杖。

但他才避得开禅杖，一柄大摺扇和一只密底算盘也先后杀了上来。

潘十郎的身形变换，虽然已是极之迅速，但这种接二连三的攻势，他终于还是躲避不了。

那大摺扇点了他身上八处穴道，令他当场瘫痪，动弹不得。

密底算盘也不客气，以算盘角尖部位，重重向潘十郎的后脑击落！

密底算盘的角尖，比犀牛角还更尖锐坚硬，潘十郎的脑袋就算用石头造成，只怕也得被击成粉碎。

但也就在这刹那间，一道寒光同时激射过来，而且不偏不倚，刚好射在密底算盘之上。

密底算盘立刻给震开，山洞里接着出现了另一个人。

那是一个年约三十左右，但仍然姿色迷人，体态婀娜，脸上浓妆艳抹的红衣女子。

江东五杰怔住了，齐齐怔住。

常挂珠望了望手里的密底算盘，只见被一道寒光击中的部份，已深深的凹了下去。

再看看地上，原来把算盘打凹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支短小的银钗。

常挂珠吸了口气，但接着却笑嘻嘻地说道：“来者何人？”

那红衣女子抿嘴一笑，似乎甚是风骚的样子，道：“小妹

姓苏，排行第六，你就叫奴家苏六妹好了。”

潘十郎虽然不能动弹，但却还可以开口说话：“苏姊姊，快来救我！”

苏六妹巧笑倩兮地瞧了他片刻，道：“你现在总该知道上得山多终遇虎这句话了吧？”

潘十郎叫道：“但这次我不服，就算死了也是万万不服。”

苏六妹道：“你如何不服？”

潘十郎道：“这五个浑人使诈，十郎一时不察，所以才会落在圈套之中。”

“唷，这是人家高明，你自己愚蠢而已。”苏六妹淡然一笑，道：“江湖上的圈套，就像是秋风下的落叶，可说是遍地皆是，姑且不要说人家江东五杰，就以你自己来说，也不是经常使诈用计，来骗取女人的欢心吗？”

潘十郎忙道：“但十郎对苏姊姊一往情深，却是绝无半点虚假的。”

苏六妹吃吃一笑道：“你这张嘴巴，真会逗人欢喜，不知多少人给你哄得茶饭不思，但最后却是人财两失，甚至家破人亡。”

潘十郎冷汗夹背，说道：“苏姊姊，十郎知错了，求你大发慈悲，救救小弟则个。”

苏六妹“唔”的一声，道：“要我救你那是不难的，但却必须吞下一颗‘岁岁大补丹’，来报答我这个苏姊姊。”

听见“大补丹”这几个字，潘十郎脸上陡地抹过了一丝淫邪的笑容。

苏六妹见他笑而不答，立刻皱眉道：“你不答应吗？”

潘十郎忙道：“苏姊姊一番心意，十郎怎敢推辞。”

苏六妹说道：“那么，你张开嘴巴好了。”

潘十郎立刻依言，把嘴巴张开，接着，苏六妹右腕一扬，一颗细小的丸子已飞入他的口中。

潘十郎吞下小丸后，不禁皱眉道：“这是甚么东西？好苦！”

苏六妹道：“这是用苗疆‘七星蛊’加上南海‘火焰蜈蚣浆’配制的‘岁岁大补丹’，虽然味道苦了一点，但却功效卓著，万试万灵。”

潘十郎未待她说完，早已为之吓得魂飞魄散，不由悲声叫道：“贱妇，你……你好狠毒……”

苏六妹哈哈一笑，道：“怎么忽然骂起我来了？”

潘十郎道：“你为甚么要杀我？”

苏六妹道：“我几时说过要杀你？”

潘十郎道：“你给我服下的甚么大补丹，其实就是毒药！”

苏六妹笑道：“既是补药，也是毒药，但却不一定毒得死你呀！”

潘十郎脸色灰白问道：“那是甚么意思？”

苏六妹道：“这大补丹上面，还有‘岁岁’两个字，你可知道用意何在吗？”

潘十郎道：“谁晓得你在搞些甚么花样！”

苏六妹道：“‘七星蛊’和‘火焰蜈蚣浆’虽然是剧毒，但也有相生相克的作用在内，所以，在一年之内，你是一点也不会有事的。”

潘十郎一怔，常挂珠已急不及待地说道：“一年后又怎样？”

苏六妹道：“到了一年后，倘若不服下独门解药，嘿嘿，

那就真的不怎么有趣了。”

胡无法道：“是不是会肝肠寸断，头顶上爆出一朵血花而死？”

苏六妹道：“纵然不是这样，那也差不多了，总之，等到毒发之时，他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大概两个月后，这位潘哥哥就得化为一滩黑血，连头发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潘十郎气得咬牙切齿，恨声道：“你竟用这种恶毒的手法来对付我！”

苏六妹眨了眨眼，道：“若不是这样，谁可以令你一辈子忠忠实实的活下去？”

胡无法哈哈一笑，道：“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到外面勾引女人啦！”

舒一照点点头，道：“对，苏六妹虽然不是我的妹妹，但最少有我一半那么聪明，这样的法子，真是旷古绝今，非常罕见。”

鲍正行立刻摇头，道：“胡说！这种法子甚是平常，尤以邪恶之辈，最是经常使用。”

白世儒道：“你这么说，分明是指苏六妹不正经了？”

鲍正行冷笑道：“难道你认为她是个很正经的女人？”

白世儒道：“她最少比吕婆娘斯文五百倍。”

鲍正行道：“就算是个母猴子，也比你的江东老娘斯文五万倍！”

常挂珠道：“斯文人并不一定就是好人，这点大家切莫混淆了。”

胡无法道：“这话也不错，世间上本来就有数之不尽、杀之不清的斯文败类。”

白世儒瞪着他道：“你好像也是其中一个。”

胡无法笑道：“江东五杰全都是这样的人，又岂仅胡某一
人而已？”

常挂珠叹道：“咱们江东五杰虽然擒住了这个采花淫贼，
但如何处置却是大费思量。”

白世儒道：“照我看，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做好了。”

鲍正行搓了搓大肚子，道：“咱们原来的计划是怎样的？”

白世儒道：“首先把他阉了，然后带回去见顾北羽，领取
赏金。”

鲍正行盯着他，道：“你认为顾北羽这个人怎样？”

白世儒一怔道：“这一问居心何在？”

鲍正行道：“绝无半点私心，你只管回答好了。”

白世儒沉吟半响，才道：“他是个颇有侠名之士，手段也
很豪阔。”

鲍正行道：“但他真的配称为顾大侠吗？”

白世儒耸了耸肩，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鲍正行冷冷一笑，道：“以我看，他是个利禄薰心，全然
不顾及江湖义气的混蛋。”

白世儒一呆，说道：“这话可不能乱说。”

鲍正行说道：“我绝不是乱说一通，他能够富甲一方，全
然是靠打家劫舍得回来的。”

白世儒道：“英雄莫问出处，就算打家劫舍，也算不得是
甚么大罪。”

常挂珠点点头，道：“我也曾听人说过，顾北羽以前是个
贼，但他盗亦有道，而且只向为富不仁，或者是贪官污吏之
辈下手。”

白世儒道：“若是这样，亦无损其侠名也。”

鲍正行冷笑道：“当年跟顾北羽一起做案的还有一人，你们可知道是谁？”

白世儒一怔，常挂珠也是肩头一耸，道：“这可不知道了。”

鲍正行道：“你们不知道，我可清楚的很。”

白世儒忙道：“快说。”

鲍正行说道：“那人姓鲍，叫做鲍冲天！”

“鲍冲天？那岂不是你的老子。”常挂珠吃了一惊。

鲍正行冷冷道：“正是我的老子。”

胡无法道：“但老人家怎样了？是不是也和你一般养得肥肥白白？”

鲍正行道：“我的老子……”

“不要再提你的老子我的老子了，总之，除了水姑娘之外，别的事情咱们都用不着操心！”常挂珠斩钉截铁地说。

舒一照大笑，道：“如此最好，不相干的人全都滚蛋，管他甚么采花大盗，也不管他甚么苏六妹王八公，咱们我行我素，连顾北羽也当作是龟儿子好了。”

常挂珠大表赞同，决定合力照顾水莹儿和岳小玉。

苏六妹、潘十郎、顾北羽的事，江东五杰再也不去多费心神，就当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岳小玉的伤势，复元得很快。

江东五杰带着水莹儿和岳小玉，来到了一座城镇之中。

常挂珠找到了一间客栈，要了几间房子。

然后，他就对岳小玉说：“水姑娘是个好姑娘，她对你实在很好很好。”

岳小玉道：“你对我也不错。”

常挂珠咧嘴一笑，道：“我对你不错，全然是为了武林皇帝。”

岳小玉道：“布前辈认识你们江东五杰多久了？”

常挂珠道：“咱们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已认识咱们了，我还记得，他有个女儿，十分漂亮，江湖上的人都叫她做‘武林公主’。”

岳小玉道：“布前辈对你们一定很不错吧？”

常挂珠道：“当然极好，有一次，咱们跟‘伏牛山三魔’火并，眼看不敌，幸而武林皇帝突然杀了出来，把三魔的老大干掉了，咱们才得以反败为胜，把这两个混蛋歼灭。”

岳小玉说道：“布前辈这个人似乎不坏。”

常挂珠道：“这还用说吗？可惜他一直郁郁寡欢，好像欠下别人几百万两银子没法清还似的。”

岳小玉道：“他欠的并不是银子，而是一段姻缘。”

常挂珠道：“姻缘之事，最是无稽，岳老弟也不必深究下去了。”

到了用饭时候，江东五杰、岳小玉和水莹儿围坐在一

起，气氛甚是热闹。

五杰多喝了几杯，舒一照忽然道：“武林之中，谁最英雄？”

胡无法道：“自然是最英雄之人最英雄。”

鲍正行道：“这人又是谁？”

常挂珠道：“只怕未必就是咱们五杰之一。”

白世儒道：“若论当世英雄，山西陆家庄主之表弟必然当之无愧。”

常挂珠道：“此乃何人？如何会是个英雄人物？”

白世儒道：“此人姓英名雄，自然就是个如假包换的英雄喽。”

鲍正行哼一声：“强辞夺理，狗屁不通。”

胡无法道：“猫屁也不通。”

舒一照道：“狗屁不通，猫屁也不通，何种屁始通？”

白世儒道：“依我看，连屁也放不出来之辈，最是不通。”

常挂珠眉头一皱，道：“有美同桌，尔等说话岂可如此粗俗？”

白世儒道：“何谓之有美同桌？”

常挂珠道：“美者，美女之谓也。”

白世儒一怔：“美女如今安在？”

常挂珠向水莹儿一指：“此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之美女，如谓不信，请拭目观之。”说着，伸手就要把水莹儿戴着的斗笠摘下来。

水莹儿倏地闪身退开，叱道：“常大叔，你要干什么？”

常挂珠哈哈一笑，道：“你既有花容月貌，何以总是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水莹儿怒道：“常大叔，你再取笑，晚辈可不客气！”

岳小玉看在眼里，心下暗自寻思：“莫不是莹儿真的容貌丑陋，所以常老大才存心取笑？”

常挂珠见水莹儿真的动怒，也就不敢再伸手摘取她的笠帽。

胡无法哈哈一笑，道：“老大准是闷得发昏，所以才跟水姑娘开开玩笑，照我看，人各有志，水姑娘既不愿以真面目见人，咱们也就决不可勉强。”

白世儒道：“这一阵子，不但老大头昏脑闷，即使白某，也是心神不属，老是想睡觉。”

鲍正行咧嘴一笑：“老是记挂着吕足金，真是好一个痴情汉！”

白世儒怒道：“谁说我记挂着那个江东婆娘，真是放屁！”

胡无法道：“不要再执拗啦，快点吃饭，早点上床睡觉才是正经。”

常挂珠哼了一声，道：“你这个人，老是喜欢躲懒，真是他妈的不知所谓。”

胡无法道：“不吃饭，不睡觉，又有什么事情是正经的？”

常挂珠道：“水姑娘生气了，我们总是向她表示歉意才对。”

胡无法道：“怎样表示歉意？是不是向她磕头认错？”

常挂珠道：“磕头认错又有有什么用，你以为她会因此就高兴起来吗？”

胡无法道：“这倒难了，谁知道她怎样才会高兴？”

鲍正行道：“这还不容易吗？只要问问她就行了。”

舒一照却淡淡道：“照我看，不必问了，只要岳小哥儿高

兴，她也会高兴起来的。”

胡无法说道：“这又是什么道理？”

常挂珠说道：“这是什么道理，我虽然不知道，但老四之言，似乎也不无理由的。”

舒一照登时高兴起来，道：“这就好办，我们可以问问岳小哥儿，看看他想怎样。”

岳小玉心念一急，便道：“我这个人很固执，很难可以高兴起来。”

舒一照道：“万事总有商量余地，岳小哥儿又何必为难咱们？”

岳小玉道：“我怎会为难五位前辈？只不过晚辈心里想念着一个人，所以……唉……还是不提也罢！”

常挂珠忙道：“为什么不要提？”

胡无法道：“心中有事，就得爽爽快快说出来，岂可婆婆妈妈，扭扭捏捏？”

白世儒道：“岳小哥儿准是想念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所以弄得茶饭不思，浑身都不自在。”

岳小玉忙道：“小岳子如今想着的，是一个男人。”

常挂珠道：“他是你的老子？还是你的哥哥？表叔？舅父？姨丈？又抑或是祖父？曾祖父？”

岳小玉不断摇头，白世儒道：“如此说来，那一定是你的老朋友了。”

岳小玉道：“他并不老，但却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大英雄。”

鲍正行忙道：“既是大英雄、大豪杰，那就一定要见识见识了。”